

繁體中文文字記錄資料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根據嘉賓現場發言整理而成，未經講者審核。

主持人：也非常感謝張先生主持這一節的討論，我們要進入到下一節的討論當中，這節的討論主要是東盟。我們請出所有嘉賓上臺就座。

Kok-Weng Sam：大家下午好！女士們、先生們，看到大家如此興致勃勃地參會，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們知道這節是午餐會的一個討論，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討論盡可能地輕鬆一些。如果大家有在討論過程當中有任何問題，請及時地提交給我。

在這節討論當中，我們先做一些背景介紹，直接就進行問答。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幾位演講討論嘉賓，在我的左邊是摩根大通亞太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歐冠升先生，歐冠升先生也是摩根大通拉丁美洲的首席執行官。在他的左邊是史蒂芬·P·格羅夫先生，他是負責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的，如果沒有搞錯的話，他原來在 **OECD** 也工作過。在他的左邊是龔華德先生，之前他在 **IMF** 工作了好一段時間，相信能夠給出很多的跟亞太相關的政策展望。在他的左邊是許尚賢，他是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董事總經理，在投資方面他有 20 年的經驗。非常感謝各位嘉賓！

在昨天的會議上，相信大家已經聽到不少東盟的介紹，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個詞是“特朗普”。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和特朗普有關，我們有一些嘉賓昨天沒有能夠到場，所以我想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東盟。東盟是由 10 個國家組成的，人口是 6.2 億，這是一個多元化的地區，有 GDP 有 1000 美元的地方，比如說柬埔寨，有人均 GDP 達 6 萬美元的新加坡會。在東盟地理範圍非常廣，從一點到另外一點可能要飛 8、9 個小時。有些國家人口只有 50 萬，而印度尼西亞的人口超過 2.6 億。昨天我們還做過一個調查，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是大家最想投資的東盟國家。

現在我們回到特朗普這個問題，先問大家第一個問題，尤其是美國的公司和業界，對於東盟的看法是什麼樣的。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的商業或者說美國的業界對東盟會有一些什麼樣的看法和預期？

歐冠升：非常感謝大家參加這節的討論，我本人不是美國人，我是阿根廷人。我管理拉丁美洲的摩根大通業務有很長時間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對於美國業界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們是如何關注東盟的。

東盟是一個很大的地區，有 6 億人口，所有的 GDP 加在一起有 2.5 萬億美元，不僅規模巨大，而且也是一個非常有趣、多元化、多樣化的地區。超過一半的人口是在 30 歲以下

的，就未來的發展空間而言，這是一個令人充滿想像的地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比較穩定。而且他的成長潛力也非常好。我們知道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東盟國家都經歷了 1997 年亞洲的金融危機，大家看一下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裡面，這個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開放了自己的經濟體，積累了自己的外匯儲備，並且在很多領域保持很高的競爭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地區，增長速度非常快，而且很穩定，不僅經濟問題，而且政治也很穩定。當然你可能會看到有一兩個國家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政治上的衝擊，總體上這是一個穩定的地區。這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的地區，而且這也是一個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區。這都是關於東盟的一些重要事實，這些投資進入到東盟，不僅僅著眼於低成本的生產或者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天然資源等等，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開始關注東盟的國內市場。有一些數據，比如說麥肯錫就在關注東盟地區的消費性人群，他們的年收入可能超過 7500 美元，所以在接下來的 10 年時間裡面，東南亞或者東盟的消費人群可能會增加一倍，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市場。

同時我們還談到一些新的政策以及特朗普會帶來一些什麼變化，特朗普在他的政策宣言當中也談到一些關鍵點，也是接下來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面，我就不用猜測了。他談到關於貿易的問題，貿易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們可能要考慮在 TPP 之後還有什麼樣的選擇。還有就是所謂的《國內投資法》，很多的外國直接投資都是由美國公司帶出美國的，如果把這些帶回美國可能就會獲得一些稅收優惠。很多的美國公司可能會開始考慮，把這些錢投在美國國內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結果。

Kok-Weng Sam：非常感謝，我們談到 TPP、談到資本流動。接下來是龔華德先生，您是怎麼看的？

龔華德：首先，非常高興邀請我再次回到亞洲金融論壇。其實我們要分是好的特朗普還是壞的特朗普，關於特朗普的問題，一定伴隨著很多不確定性。如果是一個好的特朗普，從經濟角度來說，美國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財政政策，同時會有一些減稅政策，美元會走強。如果世界最強的經濟體真的能夠這樣做，對世界的經濟會有一定的幫助，也會積極地推動貿易的發展，這個我們需要花幾個星期時間才能知道。

如果是一個壞的特朗普，他可能不太喜歡全球貿易，主要的貿易夥伴可能會覺得美國政府完全是關注國內的和反對貿易，國際貿易就會螺旋形地下滑。我們看一下究竟是一個好的特朗普還是壞的特朗普上臺，這個問題其實每個人都會問，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美國總統競選所說的一些話，究竟是說一說呢，還是要執行的政策，我們還要耐心等待。

Kok-Weng Sam：如果不考慮特朗普，那麼東盟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改革呢，是像中國一樣進行改革、進行結構性調整？東盟國家能不能從中國的改革當中獲得收益呢？請史蒂芬·P·格羅夫先生回答一下。

史蒂芬·P·格羅夫：我想是的，中國現在的改革、變革，從出口依賴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確實會對東盟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中國也開始從低端製造業轉向高端製造業，這對東盟也有一定的好處、有一定的溢出效應，有一些製造產能會逐步地進入到東盟國家。當然了，孟加拉國不是一個東盟國家，但是已經開始承接來自中國的一些產業。同時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儘管全球貿易有所下滑，尤其是過去一年的時間。我們確實注意到，在亞洲內部的一些貿易有所上升，儘管美國和歐元區有一些反全球貿易的思潮，但是至少在亞洲內部各國之間可以增加我們的貿易量。

我們需要考慮一下，如何來確保亞洲內部的貿易量能夠不斷上升，當然這種貿易量和全球經濟增長量有一定關係，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印度的經濟增長，都能夠支持全球的經濟增長。我不是說我們沒有任何的風險，我不是說我們不需要關注美國或者歐洲，我只是說我們同時還要關注我們地區內部的一些情況，東盟內部的國家也可以這樣思考問題。

Kok-Weng Sam：許尚賢先生，從你的角度來講，如果有人希望在東盟投資，您對這樣的一個想法有什麼評論嗎？是否有很多的一些溢出效應呢？您如何看待東盟的總體投資潛力呢？

許尚賢：非常感謝您邀請我來參加本屆環球投資峰會的討論。大家從我們基金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希望能夠加強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合作與投資。自從 2016 年以來，我們就開始做了大量的針對東盟國家的投資，甚至是早於“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我們看到在過去的幾年當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也願意花時間來瞭解東盟，並且也願意在東盟投資。

這其實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有內在原因，中國經濟開始放緩。第二方面，大家看到在東盟有大量的投資機遇，一方面是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第二方面是年輕人越來越多，年輕一代正在崛起，中產階級也在崛起。我們也看到不管是中國也好還是東盟也好，兩者之間的互補性非常強。所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也表達了要去東盟投資的意願。在過去中國的投資者是在 CPC 的投資比較有吸引力，但是現在 CPC 的投資也會針對項目進行投資，他們會針對項目進行主導，其實他們也希望能夠獲得長遠的經濟回報，這也是我們目睹的特點。

Kok-Weng Sam：我們看一下“一帶一路”的投資和在東盟的投資關係，我再問一個問題，直接投資對於東盟的投資重要性是怎樣的？

龔華德：直接投資也是幫助我們提升整個供應鏈的水平，這種水平對於大多數的東盟國家來說，是要確保我們有足夠的可以利用的投資平臺的出現，不管是韓國、日本、中國還是中國臺灣，我們都希望看到有更多的項目轉向成本低和效益比較高的項目當中。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東盟本身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合適的一個投資目的地，並不是說從經常項目下的赤字來說有好處，而是很有可能實現吸引力和總體經濟提升的新的效應。我覺得菲律賓是有利地位的國家，完全可以提升整個價值鏈和供應鏈的水平。

史蒂芬·P·格羅夫：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我們要看不同東盟經濟體的特點，有一些東盟經濟體的重點是放在生產製造行業，會吸引很多外商投資。但是有些地方是吸引其它板塊，但是總體來說整個地區更為重視外商投資的綜合效率。在外貿方面，外商投資的進度已經成為一個洪流，它也會進一步重塑和改變我們未來在亞洲地區的版圖。不管是來自于區內、還是來自于區外，區內是指來自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的交叉融資和融資投資，以及包括來自區外的投資也可以構成強大的貿易基礎。這一點不管是我們的整個世界經濟向好還是向壞的情況下，都可以進行有效的抵禦，我們迎風而上或者順風而行，手上都可以有幾套牌可以打。

Kok-Weng Sam：像亞投行有很多基金，比如絲路基金，會不會改變我們的投資格局呢？

史蒂芬·P·格羅夫：2010 年時估計投資缺口是 8 萬億美元，這個數字還會不斷修正，現在估計是每年是每年需要 1 萬億美元資金，以保持亞洲現在的增長繼續。所以我們需要有很多絲路基金、“一帶一路”倡議和政府推進的基金，目的是推動這個計劃的執行和目標的完成。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即使有了這麼多新的基金、新的亞投行、新的亞開行，同時包括我們的一些其它機構，但是仍然不能達到一年 1 萬億的量。因此政府必須更多地開源節流，開發更多渠道來進行融資。許多國家分別把每一年 GDP 當中占比 2%到 3%放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但是我覺得這是遠遠不夠的，要進一步增加。而中國政府在這個方面顯然已經走在很前面，希望綜合利用各種資金提升在整個東盟地區和整個亞洲地區的地位。

Kok-Weng Sam：我們不凡再來看一下一些關鍵的東盟國家的發展，我們請銀行家做一個評論，你們認為未來的發展軌跡是什麼，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從現在的資本流向來看，哪個

國家似乎走在前面？

歐冠升：顯然是那些成長率非常高的國家，像印尼、馬來西亞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從整個地區來看，這些國家的增長速度保持在 5%以上，而新加坡已經達到很高位了。如果你看他們未來的發展潛力，我只能說他保持在既有的水平上不下跌。我想呼應剛才其他嘉賓的觀點，投資很重要，投資不僅會帶來工作，它還會帶來技術，還會帶來最佳實踐。對於地區的發展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弊。

但是我們要看一下國內市場的需要，我們需要更多醫院、診所、大學、交通基礎設施等等，所有這一些都是缺口。我相信本土市場或者本地市場的開發，它的生產潛力不好不亞於剛才所說過的很多其它新興領域或者科技創新領域。我認為剛才我們所談論過的所有的這些國家，都全球範圍的資金融通方面、在資源融通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是在國內市場方面，可能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Kok-Weng Sam：Paul 你作為經濟學家，你也做了很多研究，你能不能幫我們做一下簡單的梳理。

龔華德：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印尼，印尼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自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並沒有非常把自己的風險暴露在金融危機非常清晰的領域或者環節，他們做好了自我保衛戰。我們如何把這些問題梳理一下，借鑒和學習印尼的經驗為我所用？他能夠把國家的增長潛力非常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行業，比如說大家需要吃、需要穿、需要行、需要用，需要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如果這些事情都考慮到，你就能夠找到未來的發展之路了。

越南在整個東盟區相對來說一開始是落在比較後面的，但是在過去五年當中，他們還是奮起直追，而且成為一個行動速度也相對比較快的參與方。同時他們的電子科技、電子商務發展不斷驅動越南國內銀行業的升級換代，我們一開始一直說日本排第一，後來是四小龍、四小虎，還有中國什麼的。而現在我認為越南值得大家好好關注，因為他們追的速度非常快，並且也會比較快地來彌合他和第一名之間的差距。

Kok-Weng Sam：剛才談到了越南、也談到了印尼，我指的是投資目的地方面的偏好，顯然大家已經談到了。史蒂芬·P·格羅夫，你認為還有哪些國家值得一提還是說你同意前面兩個國家，還是說你認為還有第三個國家也是值得大家投資的，你是否願意分享對於第三個國家的

想法呢？

史蒂芬·P·格羅夫：很難在整個東盟區域當中找一個我認為非常值得投資的國家，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能夠忽視緬甸的增長潛力，不管是從他的地緣政治、從他的經濟態勢、經濟體量等等，當然這個經濟結構和經濟規模和很多其他國家是完全不一樣的，有大有小。如果展望未來，我們可能還是需要多關注一下緬甸這樣的國家的未來發展。

許尚賢：我同意這些發言人的說法，印尼應該排第一，因為他的人口最多，同時也考慮到人口的結構，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也進入印尼，投資於電力和基礎設施。另外兩個國家我覺得也不錯，包括緬甸、老撾、柬埔寨，緬老柬構成的區域，現在中國已經在緬老柬做了大量投資，不看它規模我們顯然也是能夠足夠重視的。

還有一個是馬來西亞，的確從傳統的經濟上來講，馬來西亞不在我們的投資目的當中排名靠前，但是由於中馬之間的關係非常好，中國的投資者和企業家普遍覺得在馬投資比較安全。比如說很多的太陽能公司，他們也在那裡設廠，一方面是為了出口，一方面是為了降低成本，這個對於中國公司是有利好的。

Kok-Weng Sam：也就是說，地緣政治這個因素對於我們如何去選擇在哪裡投資是非常重要的。我平時在新加坡，我看到大家開始重新展現出了對馬來西亞的興趣，尤其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選擇去馬來西亞投資興業。新加坡作為另外一個比較值得投資的區域，我覺得可能也會在未來兩國之間出現更多的良性資本流動。

我們不妨更多地談一下經濟整合和經濟融合方面的問題，顯然東盟區域一體化的過程當中，似乎應該有這樣的一個主題討論。我們首先談一下有關經濟合作的好處的話題，包括六大貿易合作夥伴，Paul 你能不能談一下你們是否能夠與眾不同並且帶動東盟更好地發展呢？

龔華德：我談的是關於東盟加上 6 個合作夥伴的關係問題。第一，區域內整合、區域一體化，我和大家也都是有同樣的觀點，幾分鐘之前我們談到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都將成為能夠吸引更多地來自於其他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平臺和孵化器。但是除非我們能夠找到許多的中介或者說處於國于國之間比較好的中介狀態的資本和貨物流動的平臺，才能夠說這樣的一個機制是成功的。像 TPP 的機制我們之前談論了很多，希望在未來有中國的參與，整個貿易機制的事情會更為順利，它也能夠更好地來促進跨境交流和跨境貿易的實施。

顯然我們需要有一些大的參與對手和大的參與對象，我們剛才幾位討論嘉賓也已經提及

了，顯然我們也需要美國的參與、需要歐洲的參與，如果亞洲變成自我造血、自我輸血、自我向前發展的經濟體。除了我們需要獲得一些外力、一方面要獲得自身動力。

Kok-Weng Sam：歐冠升先生？

歐冠升：我認為對於東盟一體化來說有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我們應該可以從過去十年當中所發生的一切角度來看未來怎麼走一體化的道路，包括金融危機等等，的確取得很多成就和進步。但與此同時，還是要看一下我們的一體化的目標是什麼、目的是什麼，是這些國家無法承擔如果單打獨鬥發展新經濟帶來的後果嗎，還是說我們要必須真正地找到一體化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問題。如果你把一些國家撇開一看，有些國家自己本身也已經規模很大了，但是有些國家他們就會說我們跟你們沒有很多利益交往，所以我們整合的目的是什麼。因此我們要重新看一下合作的性質和合作的機制，讓大家都能夠共同地來發展。我們發表了有一本小冊子，講到 2016 年東盟一體化的進展報告，大家不凡從裡面找到一些答案。

第二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總體的機構成長能力和政府的主導能力以及治理能力，在該地區大家看到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治理能力和主導能力是參差不齊的，如何協調各自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未來關注的方向和領域，能夠讓整個東盟成為受大家關注和有吸引力的區域。

Kok-Weng Sam：東盟地區不像歐盟他們採用同樣的歐元區貨幣，也不像很多地方有一個共同的金融體系，所以很多人就說我們在東盟地區應該找一個類似於像共同經濟體的機制，在我看來顯然我們可能要談論這樣的一些東西過早。首先我們各國的政治家能夠找到真誠意願開展合作，當他們在跟其他的東盟領導人開展交流的時候，也會用同樣一種語言開展交流對話。建立一個共同體，跟貿易夥伴一國一國地談、以及建立一個貿易集團，哪個更重要呢？發展很快，這個很重要、很要緊嗎？

歐冠升：我不知道是否會成型，但是中國必須是貿易協定的一部分，這個事已經有了一些進展，雖然它的整合還沒有達到像歐盟一樣的水平。但是像 AEC 這樣的一些概念已經逐步地推動了東盟內部的貿易量不斷增加以及亞洲內部貿易量的不斷增加，這在未來可能有更多東西可以從歐盟那裡學到。在未來我們更加關注的是國家之間如何整合，包括中國和美國，因為美國在討論所謂的邊界稅應該怎麼設置，有些這方面的討論還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應該怎麼進行執行，我們要確保這不是雙方之間衝突的一個開始，無論如何在這方面也取得很大的

進展。

Kok-Weng Sam：昨天在論壇上我們談到南中國海的問題，南海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東盟內部的團結。我想問一下龔華德，您覺得南海問題會不會影響東盟內部的經濟合作關係？

龔華德：我不是政治方面的專家，但是我覺得南中國海可能讓東盟各國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就投資而言，我們也經常看到外部投資的公司都會有中國加上一個別的什麼國家的策略。其實中國現在還在不斷地發展，也許他會對東盟有一些影響，我們還拭目以待。

史蒂芬·P·格羅夫：我覺得我們應該從歷史維度考察這個問題，而且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考察這個問題。50年前，東盟是一個被戰爭撕裂的地區，無論是東盟還是東南亞國家以及整個亞洲，他們都從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整合、合作、一體化之間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緊張總是會存在的，有邊界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當然要關注這些問題，但是我覺得國和國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合作，在過去的25年裡面真正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沒有人願意真正放棄經濟上的利益，而不會為了小小的事情放棄合作的大局，這個地區的主流還是合作。

歐冠升：剛才說了在50年前的情況，如果我們看過去500年的時間，當然那個時候實際上世界最繁忙的經濟中心應該是歐洲，歐盟也已經享受到了幾乎70年的和平與安全。所以我確實覺得，越多的國家進行合作，越多的國家進行貿易，越強有力的國于國之間的經濟紐帶，越有可能維持和平與穩定。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我會想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麼來加強東盟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確保每個人都能從這種合作當中獲得收益。

Kok-Weng Sam：我想問一個不太一樣的問題，讓大家把眼光投向未來，東盟的潛力還是非常巨大的，當然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什麼樣的成功因素會將東盟帶向未來或者影響東盟的未來，請每位討論嘉賓就此發表看法。

許尚賢：我覺得這個地區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很容易理解。我們知道東盟內部的貿易占了整個東盟內貿貿易的20%，而內部的FDI也差不多占了全部的20%。我們相信，這個地區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龔華德：我覺得有兩個因素，當然 FDI 的平臺以及對技術的吸收也重要，我覺得基礎設施的也很重要。這個地區低質量的基礎設施，可能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無論是越南、還是在菲律賓、還是印度尼西亞都是這樣的。中國已經造了很多的基礎設施，我覺得東盟的很多國家都要持續地對自己的基礎設施進行升級。這才能拉動 6%到 7%的經濟增長，才能夠幫助東盟國家的窮人獲得更好的生活。

史蒂芬·P·格羅夫：從基礎設施的角度來說，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現在東盟各國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只有 2%到 3%的 GDP，其實真正需要的是 GDP 的 5%到 6%，這樣才能夠充分地把握好中國經濟轉型的機會，需要在東盟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降低成本。

另外一個是宏觀的金融穩定性對東盟也很重要，尤其是考慮到可能會出現一些資本外流或者資本流動性的波動性，我們覺得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對於東盟的穩定發展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會影響到 FDI，FDI 注入的多和少也會影響到政府基礎設施的投入力，以及政策性和法制都是值得關注的一些要素。

歐冠升：這些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裡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保持這樣發展勢頭持續下去，確保外部投資不斷地進入這個地區。

Kok-Weng Sam：我們現在談談流動性和資本的流動，在午餐的時候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實際上對於美元的依賴還是非常深的，這個地區的貨幣交易多數都是美元，很多都是用美元進行的。談到流動性，這裡不是特別談特朗普的問題，但是這些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政治導致的，你們覺得這些流動性會出現一些什麼變化，這個地區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史蒂芬·P·格羅夫：有好幾種影響會產生，我們看一下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會找一些避風港，我不是說要進行資本管制，但是有時候要有必要的資本控制和資本管制，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在中國、馬來西亞，其實很多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一些做法。還有貨幣貶值，我們要看一下貨幣貶值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另外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現在美國政府真的要關注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財政政策，美國就會出現通脹，美聯儲就會對通脹採取一些措施，提高利率，這也會對資本的流動產生影響。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在午餐會上演講嘉賓也談到過，不僅是東盟國家，甚至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需要考慮這個問題，不僅要考慮到美國發生的一切或者即將發生的一切，而且要考慮到在世界範圍內出現反國際化、反貿易的思潮抬頭，這些因素都是需要我們考慮進去的。

Kok-Weng Sam：Paul 有什麼補充？

龔華德：我補充幾點，如果我們回到 20 年前，看一下亞洲金融危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們從中學到一些什麼經驗教訓。首先放開匯率不是一件好事情，在 2013 年的時候，這種所謂的事件恐慌也襲擊了印度尼西亞。我們知道資本流動會非常的具有波動性，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你要確保一個國家的收入和支出進出口之間不要有太大的不平衡性。在 2013 年印度尼西亞的現金帳戶下的逆差達到了 GDP 的 4%，所以印度尼西亞也確實經歷了一系列非常緊張的時刻。我完全同意史蒂芬的說法，在某種情況下對資本進行短期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全必要的，這意味著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放緩，但是為了能夠讓現金帳戶保持平衡，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Kok-Weng Sam：您覺得金融行業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保持這個地區的金融穩定呢？

歐冠升：我剛才談過這個問題，積極地與投資者進行對話和互動，讓投資者很好地瞭解經濟和金融的一些背景是很重要的。我想談一下美聯儲加息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成本的問題，首先它衍生的結果是什麼呢？美聯儲利息會產生，這是很自然的，這不一定對世界來說就是一個壞事情，我們可能要看特朗普是一個好的特朗普還是壞的特朗普，如果美聯儲加息意味著美國經濟表現得不錯，但是美國經濟表現不錯可能對東盟國家、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有好處。

另外一點，我們要一下結果是什麼或者什麼樣的影響。美元加息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的影響或者衝擊，但會使很多國家更具有出口的競爭力，比如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需要花一點時間研究一下這個事件的衍生效果。

Kok-Weng Sam：從這樣的角度來說，沒有流動性會不會讓你感到很擔心呢？

許尚賢：根據我們的投資階段，我們可能不是特別的擔心。如果市場上缺少現金，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有更多的機會。像外匯的流動、利率等等，這些不確定性都投資者試圖要規避掉的。

Kok-Weng Sam：金融包容性以及中產階級的數量增加是未來的一個增長點，整個地區它的城市度和金融包容性差異都非常大，還有基礎設施的可及性等等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對於進入東南亞投資的公司，他們如何能夠對接不斷增長、不斷出現的中產階級呢？如果他們不是東盟的公司，他們如何進入東盟，並且和中產階級進行對接呢？請每個人稍微地講兩句。

歐冠升：這是很困難的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不一樣，很難給出一個“萬能藥”方式的解決方案。但是首先你必須要具體進入到一個一個的國家，比如說從摩根大通的角度來說，我們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實體，我們會僱傭當地的員工，這樣做是為了幫助我們真正理解當地人群的一些需求、興趣，並且能夠充分利用當地的一些知識。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要在當地有自己的實體。

許尚賢：就信息市場而言，東盟和中國是非常相象的，比如說東盟各國消費者對於手機的使用跟中國非常相似，東南亞的年輕人願意花錢，他們喜歡消費，所以電子消費在這些地區變得越來越流行。我們首先看到的問題是支付系統，另外是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來進行貨物運送。現在消費者在進行消費之前，我們需要建立的一些必要的基礎設施。

史蒂芬·P·格羅夫：我完全同意許尚賢先生的觀點，我們必須要根據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做法，無論是柬埔寨還是老撾，可能和新加坡的消費者就不太一樣，還有新加坡和泰國等其他東盟國家的消費者不太一樣。你要想好進入哪個行業、哪各國家、為哪些消費者進行服務，還要與當地的企業合作，尋找當地的合作夥伴，才能充分地利用本土的知識。

龔華德：這是規模上的問題，不包括印度尼西亞，其他的東盟國家都是一些比較小的國家。我覺得我們需要找一個當地的合作夥伴，沒有那麼多的規模，你還要針對不同的市場進行調整。

Kok-Weng Sam：最重要的是大家應該加強合作，而不是讓大家的分歧大行其道，合作共贏永遠是未來的發展之路。作為一個東盟區域，相信互相依存是非常重要的。展望東盟以外的其他地區，當然世界充滿著不確定性，政策尤其是美國特朗普總統上臺之後的政策有很多不確定性，所以我們應該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結構性的改革和調整，所有這些領域都是東盟可以做好自己工作的領域。我們也談到了法制的重要性，我們也談到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最後請大家用一個動詞或者一個形容詞，來形容一下你們對於未來東盟的看法。

歐冠升：樂觀。

史蒂芬·P·格羅夫：樂觀、熱情。

龔華德：我想說樂觀，但是這個詞被你說了，但是我們還是樂觀的。

許尚賢：我們也是充滿樂觀和信心的。

Kok-Weng Sam：我們的討論到此結束，感謝討論嘉賓的參與。

主持人：感謝所有的嘉賓，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再次用掌聲感謝他們！